

【至加拿大布洛克大學研習 (99/08/08-08/29)】

◎ 醫學系 李宥伶 2010-12-10

在14小時的長途飛行後，我們終於抵達多倫多，但心情仍是起伏忐忑的，我們穿越了極圈，回溯了數個時區，最後降落在略有餘暉的多倫多，對我心中的惶恐來說，那是卻像語言的荒島。在機場巴士上，我們一行人雖然疲憊卻難以安靜有些焦躁，睜著雙眼查看高速公路旁的景緻，燈光一樣明亮卻有些稀疏，討論著迎接我們的會是怎樣的寄宿家庭，還有日後的旅遊行程安排，在不安抵達學校，在將近深夜的昏暗夜色中，仍可辨別這是與中國迥異的校園，盡是草坪與扶疏的樹木，建築物穿插錯落在其中，我們的巴士在裡頭迷路了一會。終於看見了唯一明亮的校區，建築的落地玻璃透著燈光，映出許多前移的背光身影，那是我難忘的畫面之一。當時的戶外很冷，夏季單薄的衣服難抵夜深的涼風，揣測著即將見面寄宿家庭的模樣，寄宿家庭的負責人Karen唱名介紹彼此認識，看著大家一一相認，卻遲遲沒聽見自己的名字。終於，我想我看見他們了，小麥色肌膚的媽媽掛著有些靦腆卻蘊藏熱情的微笑，那是我的Homema -Dolores，清瘦而有雙深邃大眼的小男孩抱著躍動的西施狗，那是Jacob和Indy。已經接近午夜了，他們仍不辭辛苦到校迎接我們，我真的由衷感激，出發前對寄宿家庭的不安已消失殆盡，而在冷風中感受到暖暖的關心至今仍溫猶存。

在抵達後兩天，我們正式開始課程，此次我們參與研習的學校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Brock University，這所環境優美的大學座落在尼加拉瓜瀑布鄰近的St. Catharine，由於此校是以健康醫學著稱，相當適合就讀醫療相關科系的我們進行AHS課程的研習。所謂的AHS課程，其實全名為Applied Health Scienc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，即是融合醫學與健康科學的英語會話課程，當然老師也會隨班級組成成員微調課程內容，像此次本校主要參加同學多為醫學系、藥學系、物治系、職治系，另外還有9位從日本的Bunkyo Gakuin University(文京學院大學)來的同學和我們一起參與課程，也彼此計劃內容更加豐富多元。

上午的基本課程主要由兩位親切的老師負責，一位是Ernastine(Erna)，一位是Shannon。Erna年長睿智且充滿教學熱忱，她教授我們許多實用的醫學名詞，並且不厭其煩的糾正我們的發音，每天準備許多有趣的繞口令以訓練我們對英語口說的靈敏度，甚至當我們有時對此有些倦怠時，Erna仍會耐心的鼓勵並提醒我們，她說：英語的發音問題雖然不致影響日常生活的表達，但是對於醫學領域尤其重要，設想看看，當醫師診斷與開處方時、藥師在調劑及給病患藥物時，若因發音的問題導致治療方法或藥物種類劑量的誤解，衍生出的醫療錯誤將是十分嚴重的。於此我深深的認同Erna的說法，這也使我更專注AHS的課程，更有動力的練習所學。相異於富有經驗Erna，Shannon則是第一年教授這樣的課程，雖說如此，她活潑而有朝氣的教學方式也深受大家喜愛，她常帶我們做role play，一開始大家仍有些生澀有些拘謹，也覺得準備的過程總耗時太久，所以並不特別偏好，但是我想這個方式的初衷是為了增加我們上台說話的機會，在準備時也必須用英文互相討論，因此也多了許多和日本同學互動的機會，而且台日夾雜的英語role play演出其實是相當搞笑的，常常為課程增加了許多樂趣，如今想起也是相當值得玩味的回憶。

而下午的課程更是多元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安排，令人期待，聆聽各相關領域的演講或到醫療機構、當地名勝參觀。我們第一個聽的演講是有關加拿大的文化內涵，相當有趣也令人印象深刻，主講者是Erna老師的丈夫-Henry，他也是同樣的親切且博學多聞。我一直都曉得加拿大幅員廣袤卻人口稀少，但那時才得知，原來他們只有三千三百萬人，只比台灣區區多出一千萬人。還有一項新知是，原來加拿大一直和英國保持著相當良好的關係，甚至也同樣的尊敬著英國女王，國內並有女王的發言人，在動亂時也被視為相當重要的精神指標，這樣的民族情懷，實在是我這個外國人難以理解的。而相當令人稱羨的一點是，加拿大對外來的移民者包容性相當的高，他們尊重彼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就像我們居住的小鎮上的居民，對我們這群亞洲學生也是相當親切友善的。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位Chiropractist的演講，其實台灣沒有完全相符的職業，相近的翻譯應該是整脊師，他們利用推拿按摩、穴位針灸的方式來幫病人調整脊柱姿勢或減輕疼痛，必須領有執照，也可下診斷、進行治療，有趣的是他們描述穴位時也使用中醫的經絡原理，其實我真為中醫與針灸科學感到驕傲，西方國家都已如此的重視與實踐，希望我們也能在良好的基礎下繼續將中國醫學發揚光大。然而這些演講，關鍵的是，當然全部以英語呈現。於是，每天，我們會聽到不同口音、不同速度、不同難易的主題演講，一開始對我而言是吃力的，首先是腔調與速度的問題，因為原本我只熟悉在台灣會聽見的英文，常看外國電影但也都有字幕輔助，所以我必須很用心很專注的聽講，雖然沒有從事大量體力消耗的活動，回家時總是筋疲力盡，而如此整天不斷的接收英語，聽力在無形中進步了很多，也漸漸的能從演講中吸收更多的知識。另外我發現自己的字彙量也不敷使用，幸好Erna在課程中常會幫我們預習下午演講的相關字彙，而在跟寄宿家庭相處時也能學到許多日常用語，這些也都使我受益良多。

在最後一週的課程裡，我們終於實地造訪當地的醫院-St. Catharine Hospital，參觀有關心血管疾病的診斷儀器與照護方式，這是我非常期待的時刻令人雀躍。我們參觀了他們在診斷心血管疾病所使用的影像技術，像MRI、CT，當然也可以使用於其他疾病。還參觀了病理室與加護病房。這家地區醫院占地並不大，外觀看起來也不算新穎，但是內部的醫護人員卻很親切，也很開心的與我們分享再過兩年他們的新醫院就要完工了，屆時就有更完備的環境可以服務病患。另外這三週中也造訪了Children's Center, Brock Heart Institute, Rehabilitation Center等機構，我發現在加拿大，這些機構都皆分設成獨立的組織，而在台灣，幾乎都附屬在醫院組織裡，我無法辨別孰優孰劣，但是希望這些機構皆能妥善的發揮效用。

而在課餘時間，我們當然造訪了舉世聞名的尼加拉瓜瀑布，離小鎮只要15分鐘的車程，難得天涯咫尺。從遠處就能聽見隆隆的水聲，然而近觀的撼動只能親身體會了，任何文字描述或照片僅是削弱其磅礴。另外分別利用了兩個週末去多倫多和蒙特婁，這兩座加拿大最重要卻風情迥異的城市。多倫多繁盛亦繁複，我們從安寧的小鎮乍到有些不適應，車水馬龍的交通令這城市顯得有些焦躁，穿梭其中的是各形各色的人們，各種膚色的居民、學子、眷侶、旅人，張顯了包容卻也造就了龐雜。而蒙特婁則像是另一個國度，一下巴士耳邊便瀰漫著軟膩的法語，這真是我夢想的一刻，隨處可見的教堂、鴿子和地磚，油然的是毫不造作的浪漫風情，但當我們連下榻旅館路名都認不出又釐不清公車路線後，我們不得不懷念起平實可親的英文。縱使這兩趟旅程僅能匆匆的巡禮，事前的準備仍相當耗時，最棘手的莫過於訂房和車票，我們一直難以適應身處的是相當資本主義的國家，車票與房價總是隨時浮動，便宜的青年旅館與大學宿舍早已一搶而空。但是我們仍從其中學到了不少，如何訂青年旅館和規畫行程，大家的寄宿家庭也都提供了寶貴的意見，還有議價或請求幫助時也磨練了英文。這些旅程是如此美好，憶起時總是難以自拔。

我想我很慶幸自己參加了此次的計畫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今年機票太昂貴，當初還曾因此萌生退意，不過總括來說這真是很棒的學習機會，鍛鍊英文且拓展視野，但我想我能如此投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，我擁有將我視如己出的寄宿家庭，Dolores非常的關心我、包容我、支持我，讓我在異鄉每天仍感受到家的溫暖懷抱，而在我要搭機離開的那天，讀完聖經後他們在餐桌上閉目禱告，禱告著我歸途平安，禱告著我學業順利，那樣沉靜卻又撼動的一刻，真讓我久久難以自己。回來時帶了過重的行李和許多美好的回憶，知識經驗也增長了不少，但最難抽離的還是與他們的情感，但這個夏天的一切美好與感動將永誌於心。

(English Version)

【相關圖片】



最後一堂課的大合照



最後一天我與寄宿家庭的合影

資料來源：http://www.cmu.edu.tw/news_detail.php?id=1254